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析丛书

《金瓶梅》赏析

张业敏 选析



广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析丛书

《金瓶梅》赏析

张业敏 选析

广西教育出版社

《金瓶梅》赏析

张业敏 选析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民族大道68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崇左县实验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7.625 印张 180 千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5435-1617-9/I·152 定价：3.05元

(桂)新登字05号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析丛书》序

序言

两年多前，广西人民出版社文教编辑室筹划编辑一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析丛书》，委托梁超然、陈光坚副教授和我选定题材，并负责部分审订工作。这是一套有计划选题，有统一编写体例的丛书，主要的读者对象是中学生和自学青年、自学干部，从今年起陆续出版，预定三年内出完。

我们知道，我国文学的发展，源远流长。就有文字记载的来说，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周代的民歌选集——《诗经》。稍后，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开始有了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我们说我国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文学便是其中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不断地发展的。到了汉魏六朝，不但民歌更普遍地发展起来了，而且作为文学家的诗人，也愈来愈多了。散文方面，从先秦的神话、寓言故事、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发展为形式更加丰富多样，作家林立的局面。我们只要从六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的《文选》一书，就可以看到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概貌。文学批评家刘勰说：“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就是指的文学式样有了很大

的发展。他说的“杂文”，实际上是汉代以来好几十种新发展起来的文体的总称。

到了唐代，不但诗歌方面出现了以格律诗为代表的新高峰，散文方面也有许多有名的作家，而且，不少作家是韵文和散文兼长的。这时候，短篇小说也开始出现了。

我们平时说唐诗、宋词、元曲，这是唐以后韵文方面新的发展的主要脉络，并非说唐代只有诗，宋代只有词，元代只有曲。散文方面，到了宋代，开始产生白话小说。宋、元、明几代，白话小说（称之为话本）一直在发展，并从而产生了《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长篇小说，而以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达到了小说艺术的高峰。

戏剧这一文学形式，是从宋元时代才开始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元代戏剧有许多优秀的作品。有一点很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戏剧的出现虽然比西方晚，但它的发展之迅速和普及之广泛，是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相比匹的。从元代到明、清两代，戏剧发展为千百种的地方戏，广大人民包括人数众多、文化水平低的农民，都是戏剧的观众，这实在是一个奇迹。在西欧，直到今天，还没有能使戏剧普及到农民。在我国各种地方戏兴起的过程中，还产生了不少由群众中不知名的作者写的优秀剧本。这个现象，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由此可见，我国的文学发展，从来就是循着民间文学和文人文学两个方面交互进行的。这两个方面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无论诗歌、话本小说、戏剧，都是先从民间产生，但又都为各个时代的文学家吸取作为营养和蓝本，使之发展为更加完美的作品。

编辑出版这一套丛书的目的，就在于沿着我国文学发展

史的脉络，把各个时期的主要作家和主要作品介绍给年青一代的读者。这样，读者可以从中看到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概况，看到各个时代的一些精品——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不但对于提高文化水平和阅读能力，培养对文学的欣赏情趣是有帮助的，而且，对批判地继承我们的文化遗产，培养爱国主义的思想情操，也将是有帮助的。

为了适应读者对象，每本书在注释方面力求做到准确和详细，难点尤其要讲清楚，不避重就轻。韵文一般不译成白话，但《诗经》比较难懂，因此《诗经赏析》的各篇都译成白话。为了帮助读者对作品的理解，每一本书都采用了“赏析”的体例，我们要求“赏析”写得深入浅出，对于每篇作品的思想艺术性、写作技巧，能抓住要点，给予适当的评论，并从欣赏的角度谈出一点可供读者参考的意见。赏析的写法同教科书的分析有所不同，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根据不同的作家和作品，谈具有特色之处，这样，也就不是千篇一律，而是比较生动活泼的、比较丰富多样的写法了。

我们希望，这一套丛书能引起青年们对文学的广泛兴趣，并使他们从这套丛书中，得到对我国古代文学虽是初步的，然而却是广泛的接触，打下更坚实的语文基础。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一日

目 录

现实主义小说发展道路上的丰碑（代前言）	(1)
一 《王婆子贪贿说风情》赏析	(24)
二 《杨姑娘气骂张四舅》赏析	(34)
三 《西门庆偷娶潘金莲》赏析	(42)
四 《潘金莲激打孙雪娥》赏析	(52)
五 《吴月娘与西门庆斗气》赏析	(62)
六 《宋惠莲含羞自缢》赏析	(74)
七 《潘金莲失鞋起风波》赏析	(85)
八 《西门庆喜得贵子》赏析	(98)
九 《应伯爵为人借债》赏析	(107)
十 《韩道国纵妇争锋》赏析	(116)
十一 《潘金莲雪夜弄琵琶》赏析	(123)
十二 《失金镯众妇勾斗》赏析	(130)
十三 《西门庆受赃枉法》赏析	(144)
十四 《西门庆宴请宋巡按》赏析	(152)
十五 《西门庆周济常时节》赏析	(164)
十六 《雪狮子吓死官哥儿》赏析	(175)
十七 《李瓶儿死别西门庆》赏析	(188)
十八 《文嫂通情林太太》赏析	(201)
十九 《孟玉楼爱嫁李衡内》赏析	(213)
二十 《春梅游玩旧家池馆》赏析	(225)

现实主义小说发展道路上的丰碑

(代前言)

远在十六世纪初，我国即已出现了《金瓶梅》这样一部具备了近代现实主义流派小说特质的文学巨著。它的出现，比近代欧洲现实主义小说大师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作品分别早了二至三百年。在我国乃至世界小说史上，它的出现确实是一个奇迹。当这部“奇书”刚一问世，便以其非同一般的内容和表现形式震动了当时的文坛和社会，誉之者称它为“逸典”（沈德符），与《水浒传》、《西游记》合称“三大奇书”，并以它为首，称“第一奇书”；毁之者竭力诋毁辱骂，斥之为“诲淫”，以“淫书”目之，把它看得比洪水猛兽还可怕！同时，又由于它的作者不明，内容繁富而倘恍，人物众多而色彩驳杂，因此数百年来引起人们对它探讨的广泛兴趣——从考证作者、成书经过和创作年代，到探求寓意，索隐本事，以及评估价值。在探讨中，大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加以它几乎一直被列为“禁书”，使广大读者求阅而不得，这就更使它笼罩在一层神秘的烟雾之中。

《金瓶梅》的作者是谁？这是至今未能揭开的一个谜，以至于有人把这个问题列入了“中国文化之谜”。几百年来，猜测推断作者是中晚明大名士王世贞（后“七子”首领）的最多，但却拿不出确凿证据。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山西发

现晚明刻本《金瓶梅词话》，正文前有化名“欣欣子”的人所写的《序》，指明小说的作者为“兰陵笑笑生”。但“笑笑生”显然是化名（笔名），于是有的论者认为“笑笑生”即王世贞。但明史专家吴晗后来以确凿的证据彻底否定了王世贞说。从那以后，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者们根据各自的考据，先后提出了一大批作者的名单，如：卢楠、徐渭、李贽、薛应旗、赵南星、冯惟敏、吴侬、贾梦龙、贾三近、谢榛、屠隆、冯梦龙、汤显祖、李开先、刘九、等等，至今仍未有定论。

《金瓶梅》的版本：一种是手抄本，现已不存；第二种是刊本（刻本），现存世最早的刻本即《金瓶梅词话》本；第三种是改编本，有明崇祯年间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本；第四种是评点本，即《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本，为清初彭城人张竹坡评点（张亦因此而出名）。除此之外，自清乾隆以来，还出现过各种低劣的印本，此乃书商为图利增删上述各本而成，常冠以“古本”“真本”之名，其实质量低劣，错漏迭见，可称之为“伪本”。

《金瓶梅》故事基本是由《水浒传》第廿二回至第廿五回叙写“武松杀嫂”一段情节敷衍而成。全书围绕着男主人公西门庆的生活道路展开。西门庆原是个破落财主，又是个地痞流氓。他以开生药铺发家，逐步往上爬，爬到拜当朝宰相蔡京为义父，又与朝廷和地方权贵结交，自己更升官发财。家有一妻五妾，仍不停奸淫仆妇丫环、嫖宿娼妓、勾引贵妇、蓄置外室、玩弄男宠，为霸占他人妻而害死人命多条。其家中妻妾亦为争宠而互相倾轧，并偷人养汉。五妾潘金莲设法害死了六妾李瓶儿所生的儿子，致使李瓶儿也忧伤至死。以后潘金莲又让西门庆吞服过量的春药，使西门庆因纵欲过度

而暴死。西门庆死后，家境衰败，众妾星散，潘金莲伙同春梅丫头与女婿陈经济通奸，事发被逐卖，不久即被前夫武大之弟武松杀死。只有正妻吴月娘为他守寡，后来月娘所生遗腹子在战乱中被高僧点化出家为僧。故事在一片虚无的境界中结束。

明人袁中道说：“《金瓶梅》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所云‘金’者，即（潘）金莲也；‘瓶’者，李瓶儿也；‘梅’者，春梅婢也。”（《游居柿录》）概括了全书基本内容，并诠释了书名。

小说象其他艺术品一样，目的在于创造艺术美。《金瓶梅》是通过对现实丑恶大曝光，而实现“化丑为美”的（化生活之丑为艺术之美）——这是作者所着意选定的审美视角。

《金瓶梅》所描写的中晚明，是一个昏天黑地的时代：皇帝昏庸，权奸乱政，宦官专权，特务横行，社会现实黑暗至极。与政治腐败的同时，经济上一个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城市经济繁荣与市民阶层壮大，与之相适应的便是商品经济得到极大发展，和随之而来的东南沿海地区某些行业中开始出现了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这一变化有力地改变了中国历来重农轻商的传统观点，市井商人的社会地位亦有了迅速提高。官僚士大夫开始与过去为他们所看不起的商人交往，于是出现了士商和官商互相勾结渗透的现象。商品经济的发展更刺激了上层人士的消费欲望。因而金钱对人们的支

配力量也就越来越大。从皇帝到朝臣到中下级官僚，都无不狠命搜刮钱财，卖官鬻爵之风大盛，封建纲常礼教已丧失维系人心的力量，社会风气也因此更加败坏。

《金瓶梅》所要反映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和社会。作者对社会普遍的腐败与无边的黑暗是愤激的。欣欣子说他“忧郁为甚”，张竹坡说他是“忍愤作书”、“作秽言以泄愤”，都是符合实际的。作者正是满怀愤激之情，以犀利的笔锋描绘了上至朝廷、下至市井庶民，凡所勾画，无不众相毕露，使人一读之后，对当时各种社会丑恶洞若观火。

《金瓶梅》曝光社会丑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小说通过西门庆及其一家的社会交往，多层次、多侧面地表现了王朝政治的黑暗和吏治的腐败。正如鲁迅所说：“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搢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中国小说史略》）例如小说中虽然没有直接描写社会的主体阶级——农民阶级和农村情况，但通过写“皇庄”“官庄”的扩大，反映出地主豪绅兼并农民土地的激烈和农村经济破败情况，小说还通过写清河县薛、刘二太监的煊赫声势和太监六黄太尉经山东时的威风，以及朝中童太尉、何太监的权势，生动地表现出太监专权的政治实际。特别是小说写得最多的关于西门庆结交权贵的情节，反映出当时的政治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最集中表现在腐败的吏治之上。正如小说第三十八回中所说：

“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寅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脏富污吏，遍满天下。”虽然表面上写的是北宋，其实正是中晚明现实的一个简要的概括。西门庆正是在这样的现

实环境中如鱼得水，通过向朝廷权贵多次行贿送礼而躲过王法制裁、并当上地方提刑官的。西门庆当官之后，贪赃枉法、草菅人命、作恶多端，但因为他用金钱早已买通了上下左右，所以无人能奈何他。作者在书中一再感慨道：“富贵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邓通成。”又道：“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正是黑暗政治的形象概括。西门庆的种种罪恶行径都是在与社会各阶层各色人等发生种种联系中进行的。他一生的所作所为，他与他的家庭所联系着的各色各样的人物一起，共同显示出一个鬼蜮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的是昏庸的皇帝、贪婪的权臣、堕落的儒林、无耻的帮闲篾片、龌龊邪恶的僧道、淫滥的妻妾娼妓、欺诈成性的奴婢小人。小说从普遍联系中暴露一方的黑暗，也就有力地证明了这黑暗决非偶然与个别。《金瓶梅》正是通过写西门庆的罪恶及其与上下左右前后的联系，从“一家”而及“天下国家”，由点及面，由广及深，从而反映了十六世纪后期中国广阔的社会面貌，表现出罕有的文学力度。

其次，小说把对社会黑暗和罪恶的暴露，抽象为哲学上的思考，就是对所谓“四贪”（酒、色、财、气）等“人欲”的批判。整部小说的思想内涵，正是立足于暴露“四贪”之病，特别是“情色之累”的哲理性思考之上。在作者看来，“四贪”——特别是“财色”之贪，正是人性的弱点和病根。在“王学左派”哲学思想广为流行的当时，颇具市民意识的作者并不一般地否定人的“财色”之欲，而只是对过分追求（即“贪”）“财色”不满，认为这会导致罪恶，并将害人害己，所以必须予以告诫。他认为在“财色”之贪中，对“色”的贪求又最危险，这就是“情色之累”。作品中西门庆与潘金莲这对男女之所以恶，就是“情色之累”的结果。

因为色欲太旺，欲望难平，因而便败风纪，毁人伦，乃至谋色害命，伤天害理，最后既害了别人，自己也不得好死。李瓶儿为人温顺宽厚，但亦因贪欲，最后竟“血崩”而死。庞春梅在奴仆中鹤立鸡群，但高傲的气质中却包含着淫欲，最后虽贵为守备夫人，却仍因纵欲过度生“骨蒸痨症”而死。作品中写西门庆与“三大淫妇”都因贪欲而死，表现了“死亡主题”，从而批判了“情色之累”，体现了作者的道德判断，并以此探讨了社会、人生和人性问题。

第三，作为一部最有名的“世情书”，《金瓶梅》又着意于“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描写世态，尽其情伪”（鲁迅语）。在作者看来，“贪”与“累”是人性弱点的本质，而其外部表现形式则是“情伪”，是“炎凉”，所以书中不仅暴露出这种黑暗的生活面和人性的弱点，而且还揭露和批判了这种生活和人性的社会风俗和社会关系，以及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张竹坡以为《金瓶梅》的全部内容“总是冷热二字”，所以是“一部炎凉书”。小说正是通过西门庆家庭的兴衰荣枯，把中晚明社会中人的虚伪、势利、冷酷和利己主义本质全昭示了出来。所谓人情的“冷热”，全由富贵贫贱决定。当西门庆权势显赫、富甲一方时，宦宦亲友无一不想与他结交，市井无赖和帮闲走狗更是趋之若鹜。而当西门庆一死、权势顿失之后，家庭内外，从妻妾奴仆到至亲好友，一个个全换了副脸嘴，对西门家大有墙倒众人推之势，连一向受西门恩惠最多的帮闲走狗，此刻竟成了挖墙角、企图霸占西门家产业的主谋和元凶（如应伯爵、吴典恩）。这种炎凉冷热的强烈反差正如小说中所感慨的：“时来顽铁有光辉，运退真金无颜色。”特别有意义的是作品还写出了在这种为财势左右的浇薄世风中，封建礼法最讲究的人伦纲常也

被扭曲、破損得不象樣子了。因“冷熱”而顛倒了人倫的真假——串中到处都是呼“爹”唤“娘”、称“兄”称“弟”声，但全是假的，而真的父母、子女、手足、夫妇之间，却充满了虚伪与绝情。真情已被假化，说明这个社会里已没有了真情。

欣欣子《序》中说：“吾友笑笑生为此，爱罄平日所蕴者……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始终。”又说小说对“关系世道风化，惩戒善恶，涤虑洗心，无不小补。”另一个与他同时代的评论家东吴弄珠客也作《序》说：“（《金瓶梅》）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两人都强调《金瓶梅》作者的创作动机在于进行道德劝诫，亦即劝善诫恶。这是对的。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小说家的创作动机大多如此，《金瓶梅》作者也不例外。作者曝光生活中的黑暗面（假丑恶），正是为激发人们去追求真善美。化丑为美的终极目的亦在于此。德国近代剧作家席勒说：“正因为罪恶的对照，美德才愈加明显。所以谁要是抱着摧毁罪恶的目的，……那么他就必须把罪恶的一切丑态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出来，并且把罪恶的巨大形象展现在人类眼前。”（《强盗·序》）用这话说明《金瓶梅》的立意，无疑也是适合的。

《金瓶梅》作者真善美的理想在作品中体现为“善”的观念。但作者心目中的“善”是十分复杂的——凡作者所暴露批判的假丑恶的对立面都是“善”。作者虽然在时代进步思潮感发之下有些新思想萌芽，但作为一个封建文人，他观念中的“善”仍然主要是封建纲常伦理和道德规范那一套。这种观念虽不乏与人民意愿一致之处，但主要还是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所以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特别是作者根深蒂

固的等级观念和“女人祸水”等思想糟粕，常导致他善恶界限模糊，是非混淆乃至颠倒，影响了小说暴露与批判的深度。作者一面痛感到大厦将崩的现实中存在诸多不合理因素，但却又看不到前途，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因而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悲哀，只好寄希望于神佛。这使全书中都弥漫着一种因果轮回的小乘佛教的迷雾。作品中的情节“种种皆不出循环之机”（欣欣子），“处处埋伏因果”（明·甘公），于是一切人间的恩怨善恶，便都成了“天意”——这种封建迷信的宿命思想，自然是作品的思想糟粕，不足为训。

二

在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中晚明，与趋向尘世享乐和尘世利益的经济生活相适应，思想文化领域中也兴起反宋明理学禁欲主义而趋向于尘世世界的启蒙运动。这场运动虽然是以哲学为主导，但文学是时代的风帆，总是得风气之先；而走在最前面的，又是作为俗文学的小说。在成就最为杰出的长篇小说领域里，如果说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英雄传奇小说《水浒传》和神魔小说《西游记》是启蒙思想家们进行启蒙的思想材料，那么直接体现市民意识的《金瓶梅》，则是在启蒙思想直接影响之下的启蒙文学硕果。它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道路上的一块丰碑，标志着我国具有近代写实特色的现实主义派小说的真正开端。文学史家郑振铎说：

《金瓶梅》实是一部可诧异的伟大写实小说。它不是一部传奇，实是一部名不愧实的最合于现代意义的小说……是一部纯粹写实主义小说……是赤裸裸的绝对

的人情描写，不夸张也不过度形容。（《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就是说，《金瓶梅》已不象演义、传奇和神魔小说那样写非凡人物和他们离奇的故事，不再追求惊心动魄，也不再是粗线条、强烈夸张地勾画人物形象，而是彻底摆脱了“传奇”“志怪”的影响和传统，以平实细密的写实风格，按生活原型那样去表现琐而俗的现实题材，却又因小见大，寓不平凡于平凡之中，反映出生活中的本质。

但《金瓶梅》写实特色最突出的表现，还是在典型人物性格的塑造之上。《金瓶梅》中的人物多半是复杂的，就象生活中的人本身那样复杂，也因此其性格更具典型意义。

这种复杂的典型性格首先就体现于性格的多色彩（杂色）之上。“杂色”是《金瓶梅》的人物特色。

高尔基说：“人是杂色的，没有整个是黑的，也没有整个是白的。好的和坏的，在他们身上搅在一起了。”（《给西瓦乔夫》）所谓“杂色”，指的是性格的多层次、多侧面、甚至矛盾因素同时并存（有一种“二律背反”的性格）的复杂现象。但中国古代的小说家常执著于文学社会功利考虑，受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主导，常将笔下的人物表现为一种理念（“美德”、“恶德”、或某种性格类型）的化身，以求引起读者一种定向的情感共鸣，从而达到某种教化目的。这种创作倾向即使象《三国》《水浒》《西游》这样优秀的作品也概莫能免，书中的好人与坏人泾渭分明即是明证。但这种情况在《金瓶梅》中却得到彻底改观。

《金瓶梅》中的主要人物，基本上都是生活中所能有的、并有代表性的人物。对这些人物的复杂性格进行“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就必然会使这些人物既能体现一定的生

活本质，又确是生活中鲜明生动的“这一个”，因而也就成了个性化的典型性格。

例如西门庆就是《金瓶梅》众生相中，写得极为成功的典型性格之一。

“世之大净”西门庆无疑是邪恶的。但正是这个“四贪”的代表人物，却是那个社会中百分之百的强者。作者赋予他资本主义萌芽期市井商人特有的野性力量与进攻态势。他的强悍和野心，使他在商场、官场和情场中都成为胜利者，正因此也就成了生活的主宰者。

西门庆是一个在那个特定时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所特有的“官、商、绅”三结合的人物。作为暴发户商人，他信奉金钱万能，因此不择手段聚敛财富，坑、拐、抢、骗、投机倒把、高利贷盘剥，无所不为；作为封建官吏，他善于夤缘钻营、攀附权贵，又善于随机应变、假公济私、营私舞弊、贪赃枉法，坏事干尽干绝；作为地方土豪劣绅，他靠着钱财和流氓手段，无休止地奸淫占有女性，无耻地放纵情欲，成为罕见的色情狂。这些都构成西门庆性格的本质特征。但西门庆作为生活中一个普遍的活人，他仍然还有着多数人都有的人之常情。比如他敛财却并不视钱如命，有时还“仗义疏财”，周济他的穷哥们；他于色情场中兽性十足，但对替他生了儿子的瓶儿的温情，却似乎超越了丑恶的情欲而具有夫妻情分；此外，他的爱子之心和临终前对妻离子散的忧虑等等，这些不无人情味的表现，都表明作者没有从“恶德”的观念去鬼化这个人物，所以笔下的西门庆只是现实中的“恶人”而非“恶鬼”。

当然，西门庆之复杂，还不止于性格因素本身多侧面，其典型意义也不止于此。